

美国对“超越遏制”战略的 谋划与实施 ——以德国问题为中心

田少颖

摘 要：1989年春夏，布什政府提出“超越遏制”对苏联战略及“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美方要求苏联放松对东欧的控制，并试图利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促使苏联从东欧撤军。两德统一进程开启后，美国设计了“二加四”谈判框架，使其与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相配合，以此推动统一的快速实现，并使苏联尽快从民主德国撤军。最终，美国实现了使德国按西方方案统一的目标，同时又为北约东扩打下基础。两德统一的溢出效应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在此期间美国放弃了“超越遏制”战略中把苏联引入国际体系的目标，转向管控其退出欧洲及解体的过程。

关键词：布什；超越遏制；苏联；两德统一；欧洲常规裁军

作者简介：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专职科研副研究员 珠海 519000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8)03-0046-11

两德统一是冷战终结进程的核心环节,本文从美国、苏联和联邦德国在东西方裁军及两德统一过程中的互动视角切入,分析美国如何谋划对苏“超越遏制”战略及其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实施,从而丰富对冷战终结复杂性,美国战略谋划、议程设定能力的认识。

一、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及其德国问题政策

二战后,如何处置德国这个核心问题成为形成冷战格局的一个焦点。美国将苏联把影响扩大到东欧各国并占领部分德国领土视为扩张行为。1946年2月,美国驻苏使馆参赞乔治·凯南对美国国务院发回8千字“长电”,提出对苏“遏制”战略。^①其中的新思想奠定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点:第一,不接受苏联势力扩至东欧;第二,试图改造苏联的思想与行为。

冷战初期和中期,美苏在德国问题上多番较量,在两次柏林危机期间,战争风险曾使全世界感到惊恐。在经历第二次柏林危机及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尖锐对峙后,东西方关系转向缓和。到20世纪70年代初柏林四国协定签署时,东西方在德国问题上暂时达成妥协。^②然而,西方不接受苏联在民主德国移植的制度,联邦德国也从未接受民族永久分裂。

冷战期间德国问题和东西方军备竞赛及裁军谈判深度捆绑在一起。1976年,苏联开始在其欧洲领土和华约各国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在军事上加大对西欧尤其是对联邦德国的威慑。^③美国总统卡特事先答应在联邦德国部署美国产中子弹予以抗衡,后又出尔反尔,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此极为愤怒,在国际上高调提出中程核导弹问题,引发“欧洲导弹危机”。1979年底,北约确定了既要在西欧部署美国产中程核导弹,以对抗苏联,又要和其谈判,争取削减、销毁双方此类武器的“双轨”决策。这一决策是施密特意图的体现,联邦德国在北约核战略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然而,在保持军事抗衡的同时,施密特并不愿配合美国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其目的是维系欧洲缓和局面,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④

^① [美]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②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257.

^③ 同上, p. 279.

^④ Geir Lundestad,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From "Empire" by Invitation to Transatlantic Drif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2-210.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对苏联极为强硬,除言辞抨击外,还以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施压,迫使其参加核裁军谈判。^①在里根第二个任期期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启动改革,美苏关系进入新的缓和期。双方的数次首脑会谈主要集中在裁军和地区问题上,很少涉及德国问题。里根起初对德国问题不太重视,日后才有所转变,并于1987年访问联邦德国。然而,里根没有冷战将会终结的预估,也没有提出解决德国问题的预案。^②

相比里根,布什总统和西欧政治家更熟悉,对欧洲人的需求也理解得更深刻。布什团队在1989年3月已意识到两德分裂局面可能变动,内部开始讨论如何更新对苏联和联邦德国政策。^③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凯南期望的苏联思想和行为的根本改变开始了。戈尔巴乔夫等推出了“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即改变苏联对外行为,促使东西方接近,使苏联能够在经济上利用西方,尤其是利用西欧提供的资源。苏联领导人大力推动核裁军及欧洲常规裁军谈判,改善对美欧关系,希望使苏联“回归欧洲”。^④苏联改弦更张,试图加大对西欧影响力,促使美国的对苏战略和对德国问题政策都要有所改变,这一历史任务落到了布什政府身上。

二、超越遏制:布什政府的对苏联战略及其未来欧洲构想

从1979年北约做出“双轨”决策,至1983年11月联邦德国在本土部署美国产中程核导弹,在这数年时间里,西欧各国爆发大规模和平运动,给美欧政界带来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1981年~1983年,美苏就“中程导弹”(以下简称“中导”)问题进行谈判,但立场相距甚远。联邦德国部署美国导弹后,苏联退出了谈判。^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恢复“中导”裁军谈判,其他领域核裁军谈判也取得进展。1987年12月,在苏联做出更大让步的前提下,美苏通过“中导”条约达成共识:销毁双方此类武器。核裁军进展使美欧保守派对苏联的防范心态升级,他们认为苏

^①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p. 295.

^② Marilena Gala,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How Reagan’s SDI Inadvertently Contributed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Frederic Bozo/Marie-Pierre Rey/N. Piers Ludlow/Bernd Rother (eds.) *Visions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45 - 1990*, New York, Oxford: Berhahn Books, 2012, pp. 309 - 322, here p. 319.

^③ Philip Zelikow/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6.

^④ 田少颖:《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外交构想研究》,载《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2期,第45-76页。

^⑤ Patrick Glynn, *Closing Pandora’s Box: Arms Races, Arms Control,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BasicBooks, 1992, pp. 312 - 316.